光緒山西通志

總[illegible]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軍務臣張[illegible]
奉旨監修

唐開元至寶歷

王祚太原人魏隋陽侯昞之裔孫也武后時諫罷萬象神宮知名開元時以大理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子晃歷左補闕溫州刺史

王仁皎字鳴鶴太原祁人元宗廢后父也景龍中以將帥舉授甘泉府果毅遷左衛中郎將以后故擢將作大匠累進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戶三百仁皎避職不事委遠名譽卒年六十九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謚昭宣官爲治葬柩行上御望春亭過喪詔張說文其碑上題石子守一與后學生尚

青陽公主從討太平主有功由尙乘奉御遷殿中少監晉國公累進太子少保襲父爵被遇良渥后廢貶柳州別駕至藍田賜死守一財蓄巨萬皆籍入云

李希靖文水人明經積學言動慤以禮自檢神龍初以進士拜監察御史正色立朝直言敢諫當時畏其風采雖諸武擅權希靖不爲屈然性嚴厲不諧於俗故不大顯

李憕希靖子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張說在并州引置幕府及執政爲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表假監察御史分道檢覆以課負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晉陽令三遷給事中力於治有任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紛失李林甫意出爲河南少尹尹蕭炅倚權憕裁抑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甑生挾左道干請憕不爲應故挾

炅譜諸朝天寶初除滑河太守舉善政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賽祝歲時不絕徙彭城太守酒泉縣侯連徙襄陽河東並兼採訪處置使入爲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守封常滑募兵東京憕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綴勵士卒將遏賊西鋒擢禮部尚書祿山薄城下常滑兵戰不勝輒北憕收殘士數百身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鬭憕約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憕坐留守府奕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執憕奕及官屬蔣滑害之贈司徒諡曰忠懿河洛平再贈太尉拜一子五品官憕通左氏春秋自東都至闕口疇野彌望時謂地癖憕十餘子江涵渢灝等同遇害唯源彭脫彭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咸甯丞遷右補闕從入蜀後憕數

年卒孫景讓景莊景溫

溫佶字輔國以字行太原祁人大雅四世孫也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眞卿助爲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居鄴薛嵩薦之朝授太常丞一日謁嵩即去屏處郊野世推其高節

王縉字夏卿太原祁人居河中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歷侍御史武部員外郎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辭侍中加東都留守歲餘拜河南副元帥省軍資錢四十萬繕督完宮室拜盧龍節度使至幽州委軍於朱泚乃還會辛雲京卒兼領河東節度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縉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縉斬

以術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專朝縉由意附離無敢忤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代宗問浮屠法縉盛陳福業報應五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貲貨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元載敗同論死劉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上憫其耄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二

王端太原人僑萬年第進士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端之莊芳之辨寅之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郎

王紹端子少爲顏眞卿所器字曰德素奏爲武康尉包佶領

租庸鹽鐵使署判官時從餉道自潁入汴紹入關德宗已西狩乃督輕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日佶遣臣貢奉無慮五十萬當即至上日道回遠何可望邪後五日繼至遷倉部員外郎由戶部郎中進侍郎判度支頃之遷尚書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關訪紹亦未嘗一言漏於人順宗立王叔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元和初檢校尚書右僕射爲武甯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隸其軍苑輯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遂唐重靖謀亂紹以計取之出家貲賞士舉軍安賴復拜兵部尚書判戶部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謚曰敬

王翃并州晉陽人性謙柔歷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目爲純臣世稱謹廉卒贈戶部尚書謚曰忠惠

王翃字宏肱翃弟也少治兵家天寶中授翃衛尉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出爲辰州刺史與討襄州康楚元有功加兼祕書少監遷朗州刺史大歷中擢容管經略使初夷酋梁崇牽號平南都統與洲帥覃問合又與西原賊張侯夏永更誘嘯遂據容州前經略使陳仁璀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僑治藤梧翃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客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即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翃曰大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爲助冀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翃乃移書義藤二州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勉檄止之輒匿不發戰愈力卒破賊擒崇牽悉復容州故地凡百餘戰擒首領七十覃問遁去復遣將李實等分討西

原平鬱林諸州問乘間來與翊設伏擊之生擒問嶺表平上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召爲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淩正約其徒夜斬關翊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衆不敢發俄禽正誅之歷汾州刺史爲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涇原兵叛翊時主供擬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再遷大理卿出爲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鼓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幾有備關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肅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咸長安尉與弟之賁之奐皆有文緯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歷中與李泌俱爲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嗣恭希元載意欲殺泌緯護解僅免

泌執政奏於巳有私恩德宗許爲報進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以緯上曰是朕爲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留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州縣有韓滉時錢十八萬緡府吏請進奉緯疏錮以紓民詔韙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負錢四百萬緡獻爲羨錢緯奏此諸州經費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

武元衡字伯蒼幷州文水人平一孫舉進士累爲華原令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常對延英上目送之曰是眞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改太子右庶子憲宗初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事上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推禮
信任異它相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上難其代
詔爲劒南西川節度使由蕭縣伯封臨淮郡公上御安福門
慰遣之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己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
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
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上稱其
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上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請赦吳元
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數上章誣詆未
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
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鬭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
去上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爲再不食贈司徒謚曰忠愍
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捕

待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密誅之

武儒衡字廷碩元衡從弟也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宰相鄭餘慶不事華潔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元衡沒帝待之益厚累遷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疏宰相皇甫鎛剝下狀鎛自訴上曰乃欲報怨邪鎛不敢對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草狄兼謨制引武后事盛推仁傑功以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事終老不涉於累上慰勉之由是薄楚遷中書舍人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太分明終

不至大任遷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思度
及壯策說楊惠琳順命拜惠琳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曲環
表判官爲環檄李納剴曉大誼環上其藁德宗異之從環陳
許府遷累進營田副使上官涚代環知後務與少誠兵薄城
涚欲遁昌裔止之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齊若堅
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涚許諸賊攻堞壞
不得修昌裔密造飛棚聯棚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
走之比還棚已立守陴遂安兵馬使安國甯謀應賊以計斬
之召其麾下千人爲饗人賞二縑乃伏兵於道令持縑者斬
一不能脫賊閔解去以功擢涚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
改陳許行軍司馬涚卒軍中推昌裔有詔檢校工部尚書代

節度封彭城郡公元和八年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召還卒贈潞州大都督謚曰威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隸朔方軍與弟光顏少依舍利葛旃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遂居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元和四年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都將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小大夫俄檢校工部尚書爲振武節度使賜姓以光寵之別詔光顏拜洺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光進徙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如初

李光顏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劒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劒南數搴旗陷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洺二州刺史元和元年討蔡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尋擢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溵水明年陣時曲賊晨壓其營衆不得出光顏毀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再反往衆識光顏矢集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劒叱之於是士爭奮賊潰北大破之時諸鎭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言光顏勇而知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允破賊小溵河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上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都統韓宏挾賊自重且思撓蛾光顏乃飾名姝進

使還之日以公暴露於外恭進侍者慰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因厚遺使還之士氣益勵裴度築郝𤧚城於沲口李懇驕覘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霣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卻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去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德殿賜與蕃渥及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許以忠武兵自隨不三旬再敗賊濮陽拔斗門斬數千級上言許鄭兵合不可用遂復鎮

忠武徙邠甯軍党項引吐蕃圖涇州料兵以赴邠人謄謀光顏爲陳說大義感慨流涕聞者泣下遽即路寇遁穆宗召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軍賚貺不貲俄徙鳳翔將伐鎮州復還忠武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官班餞上御通化門臨送賜珍器良馬玉帶光顏提軍深入而餽運不至有詔以滄景德棣州益之光顏以宰相處置失宜辭兼領亦會赦成德復所治詔出討李介朝受命暮即戎翌日拔尉氏與汴人戰琵琶溝未陣薄之賊走介平進兼侍中敬宗初眞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歷二年卒年六十六謚曰忠

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許師勁悍常爲諸軍鋒故克立勳至僖宗時而猶數藉以破賊焉

王鍔字昆吾太原人爲湖南團練府裨將楊炎異其才因[illegible]

使嗣曹王皐使誘降武岡叛將王國良擢邵州刺史皐節度
江西表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侯鍔善刺軍中情僞
皐推以腹心皐爲荆南節度使復檄都虞侯從朝京師擢鴻
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陷不得歸
仰廪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鍔悉籍四千人畜馬二
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尊長署牙將
歲省五十萬緡上嘉其功擢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谿落安之
遷嶺南節度使由淮南入拜尚書左僕射又以檢校司徒爲
河中節度使徙河東自范希朝後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
耗鍔能補完器費末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
并摩尼師入朝鍔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五十里
旗幟光鮮戈甲犀利回鶻恐不敢仰視鍔偃然受其禮上嘉

之即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贈太尉謚曰魏鍔善任數持下在淮南常得無名書納鞾中俄取它書焚之異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窮驗以示神明子稷歷鴻臚少卿長慶二年爲德州刺史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殺之開成中滄州節度使劉約奏稷子叔泰生五歲爲郡人匿養得不死送至京師詔授九品官使奉鍔祀以上太原府

郇謨晉州人大歷八年以麻總髮持竹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一字言一事卽不中以笥貯尸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上召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元載其言團者顧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餘大抵類此時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刺云平陽府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河東郡丞遂爲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召見內殿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異之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醻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入奏事元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言弟嘉祐爲鄯部別駕願內徙命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請置天兵軍綏護其眾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

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斬之臣恐塞言路後無由聞天下事遂得減死上以為忠且許以相及宋璟等罷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令居位三年嘗傳奏敏於裁遣與張說同相議論無所讓弟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媢上幸太原嘉祐坐事說誡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為幽州刺史歷工部尚書為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久之以疾丐還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有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嘗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雖貴不立田園或勸之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

有也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為御史卒後十餘歳朝宗以京兆尹見上曰陛下待宰相進退以禮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寶符獨未官上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延賞

張延賞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擢監察御史歴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歴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遷拜御史大夫出為淮南節度使歳旱民亡遷吏禁之延賞曰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道之敕吏為修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瓜步舟艫津湊而遂繫江南請度屬揚州自是行無稽壅毋服除累拜荆南

劒南西川節度使時公私蕭然延賞事為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道及次梁倚劒蜀為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還詔入秉政李晟表陳宿憾罷為尚書左僕射上命韓滉移書道意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建言宜併省州縣員悉收禀科權課輸京師賞戰士許之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曰成肅延賞吏四鎮所至民頌其愛上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單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為任職

張宏靖字元理延賞子雅厚信直以蔭為河南參軍裴延齡為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宏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戶部侍郎陝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中

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武元衡遇害御史臺劾王承宗邸卒張晏宏靖疑傳致上竟誅晏并討承宗宏靖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往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大閱兵請身討賊旣王師無功上憶疑言下詔褒美宏靖亦遣使問道喻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承韓宏後代以寬簡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內屬請宏靖爲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肩輿而行人駭異旬一決事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嘗詬士曰天下無事爾曹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遂亂囚宏靖薊門館掠其家貲婢妾執雍等殺之詔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

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子文規次宗裴度秉政引文
規爲右補闕終桂管觀察使子彥遠博學有文辭乾符中至
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爲起居舍人記開成時事最詳以稱職
兼集賢院直學士出爲澧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及
進士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貶博昌尉

張嘉祐猗氏人嘉貞弟也有幹略嘉貞爲相任右金吾衛將
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後
貶浦陽府折衝開元末爲相州刺史立尉遲迥祠三歲入爲
左金吾將軍

麻察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侍御史魏元忠下獄子昇
妻父鄭遠遣人絕婚嫁其女察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當時
謂察爲公後遷大理丞坐事爲興州別駕齊澣往餞道密諫

任王毛仲語察遠言狀澣坐貶察亦再貶皇化尉

對常清蒲州猗氏人多所該究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詧節度四鎮以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奏傔從三十餘人常清慨然投牒而素瘠又腳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仙芝謝去之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靮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仙芝不得已寘名傔中會達奚諸部自黑山西趣碎葉靈詧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擒馘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詧迎勞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傔封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以功授疊州戍主仍爲判官仙芝征討常清從務郎將

鄭德詮仙芝乳母子也威動軍中常清嘗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走馬突常清驥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延中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得仙芝驚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會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攝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騾私廄裁二馬賞罰分明天寶末入朝上問何策以討祿山常清見上憂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賊首以獻上壯之明日以爲范陽節度副大使乘驛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諸

以守作書遣平原太守顏眞卿勸堅守且傳購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眞卿得以分曉諸郡祿山渡河常清不能禦伐大木塞道以殿至榖水西奔陝語高仙芝曰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詔削官白衣隸仙芝軍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監軍邊令誠搆常清以賊搖衆遂詔斬於軍中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汙國家節度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面陳討賊事詔赴潼關因爲表以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而死人多哀之

張介然猗氏人本名六郎性愼愿長計畫始爲河隴支郡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領節度竝署營田支度等使入奏稱旨賜列戟故里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翰薦爲少府監

歷衛尉卿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不三日祿山衆度河
車騎蹂騰烟塵漫數十里日爲奪色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
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殺陳留降者萬人斬介然於軍門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以蔭再調渭南尉京畿採訪使王
鉷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明銳果於事衆號稱職鉷雅
任之及鉷得罪抗言其誣鉷死獨爲斂葬由是寖知名河西
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元宗入蜀拜御史中丞兼左庶
子爲皇太子副冕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凉遂從至靈武與
杜鴻漸崔漪同辭請正位號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進冕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至鳳翔罷政事拜尚書
右僕射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戸出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復爲
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山陵使表劉烜爲判官烜抵法坐

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歷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馳驛靈
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搆海內冤之宜還冕於
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元載亦嘗德之遂拜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踰月
卒贈太尉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卒後二十餘年
蘇正元奏肅宗為元帥時師纔一旅冕於草創中甄大義以
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旣逾月房琯來又一年而苗晉卿
至今晉卿從祀冕乃不與詔冕配享肅宗廟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人程
氏以女妻諲厚分貲贍濟故稱譽日廣開元末第進士調甯
陵尉採訪使韋陟署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歷
太子通事舍人秉性靜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頹然

掾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西趨靈武拜御史中丞陳事無不順納遷武部侍郎乾元二年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累封須昌縣伯上元罷爲太子賓客數月拜荆州長史請荆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初衡州蠻陳希昂爲長史張惟一司馬督家兵千人脅殺親將牟遂金後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諲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奏取材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荆人生構祠及歿吏裒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薦杜鴻漸元載才後皆爲宰相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博士獨孤及謚曰肅郢請益曰

忠肅及執奏謚遂不改

暢璀河東人鄉舉進士廓落有口辨好談王伯大略天寶末安祿山奏爲河北海運判官遷大理評事副元帥郭子儀辟爲從事至德初以薦被召見肅宗悅之拜諫議大夫累轉吏部侍郎廣德二年冬爲左散騎常侍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復爲左常侍集賢院待制遷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

敬括字叔弓河中河東人進士及第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外除果州刺史累進兵部侍郎性深厚志尙簡淡在職不求名周智光誅議者健括才選爲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隱默持重弗以私害公大歷中卒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肅宗幸彭原上書行在拜

祕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出爲淮南崔圓府判官累遷祠部郎中大歷中李涵送崇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數目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貲天子不忘爾勞勑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邪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確爾父子甯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還遷祕書少監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出爲華州刺史朱泚遣兵攻之晉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宣慰恆州還至河中說李懷光發取賊清宮以迎天子懷光喜且泣晉亦泣又諳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不助泚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右丞元琇爲韓滉排笮得罪晉見宰相誦琇非罪士大

夫壯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罷爲禮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復詔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李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晉受命不召兵惟幕府騶傔從之卽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晉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旣入卽委以軍政無所改更盡罷幕下勇士衆服晉有體惟恭潛謀晉覺之殺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詔拜汝州刺史長源爲司馬以佐晉晉廉愿儉簡事多循仍故軍粗安長源數欲變更諸事晉初許之已而悉罷不用以財賦委孟叔度晉在軍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恭惠子溪字惟深亦擢明經三遷萬年令擢度支郎中終東道行營糧料使子居中善詩張籍稱之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客河朔相衞節度使薛嵩表堯山令舉賢良方正上第楊炎善之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召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獵諸將憚其才武擒李希烈驍將張嘉瑜杜文朝梁悛之等取唐隋二州貞元三年爲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嗣曹王皋卒軍剽居人以澤威惠著襄漢徙山南東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五十七贈司空謚曰成撤宴廢朝

衞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舉進士高第調渭南尉嚴震辟佐興元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左補闕翰林學士貞元末召至殿議所立次公曰冢嫡內外係心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議乃定王叔文等用事多所持正知禮部貢舉斥華取實不爲

權力侵撓由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改兵部侍郎坐鄭絪罷
除太子賓客久乃爲陝虢州觀察使蠲橫租錢歲三百萬復
入爲兵部侍郎李勣徐有功孫皆以貧不得調召見曰子之
祖勳在王府甯限常格乎即優補而遣進尚書左丞時討蔡
數建請罷兵上將相之制藁具而蔡捷書至乃以檢校工部
尚書爲淮南節度使久之召還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傅謚
曰敬次公本善琴京兆尹李齊運嘗使子請受琴法次公拒
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潔子洙舉進士尚臨眞公
主檢校祕書少監駙馬都尉文宗曰洙起名家以文進宜諫
官寵之乃爲左拾遺歷義成節度使咸通中卒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爲邠甯軍別將以奉天戰守
功累兼御史中丞治軍整毅節度使韓游瓌畏其才希朝奔

鳳翔上召寘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使代游瓌希朝曰始佃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必得希朝乃止詔拜甯州刺史邠甯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日入應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堡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竊賊未殺無赦虜人憚伏邊州長帥至必效橐駝駿馬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府地不樹希朝命蒔柳數歲成林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上悅拜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叔文用爲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天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檢校司空出爲朔方靈鹽節度使遷河東討王承宗敗之木刀溝還朝改左龍武統軍以太

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曰忠武改宣武希朝號嘗

晉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招沙陀千落衆萬餘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中進士第累擢監察御史元和初中人爲館驛使存誠以爲害體甚奏罷之轉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隱名以避征役不可許神策軍誣奏咸陽尉袁儋儋被罰二敕皆執不下上悅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自貞元中關道賂遺倚宦豎爲奸會坐事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必欲詔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

李位不軌追付仗内存誠一日三表請付御史臺及案果無寶尋復爲給事中御史中丞闕上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復命之會卒上悼惜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

薛珏字温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遷楚州刺史州有營田宰相遥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遷別戸三千備刺史廝役珏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升黜使李承壯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肅書參聞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元佐表兼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棄汴州即拜刺史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詔備刺史縣令選宰相欲校以

文詞珏曰求良吏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爲京兆尹司農供三宮芻茹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珏使萬年令韋彤禁鬻賣坐奪俸珏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坐善竇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子存慶字嗣德貌偉岸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封駮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州卒贈吏部侍郎

薛播河中寶鼎人曾祖文思中書舍人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萬年令溫敏而裕與人交有常李栖筠常袞崔祐甫並器之祐甫輔政拜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再遷河南尹以禮部侍郎卒贈尚書子公達擢進

士第佐鳳翔軍帥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遂執弓矢揖曰請爲公歡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自免去復佐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卒

薛苹河中寶鼎人七世祖道實隋禮部尚書父順奉天尉楊國忠將引之輒謝絕苹以吏最拜長安令歷虢州刺史憲宗時奏最擢湖南觀察使徙浙東以治行遷浙西加御史大夫累封河東郡公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儉薄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鎮不聽聲樂所得祿即分散親屬故人而無餘藏除左散騎常侍年七十致仕居四年卒贈工部尚書謚曰宣苹長於詩兄芳有器幹菜與苹其母代宗從母也以外戚奉朝請皆贊善大夫苹子膺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客毗陵陽羨山年四十餘不仕江

西觀察使李衡辟幕府三反乃肯應故宰相齊映代衡奏留之府罷復歸陽羡福建觀察使柳冕辟佐其府冕欲除泉州别駕馬總以附府倖使戎攝刺史按覆其辠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冕怒摭案引戎入戎終不爲屈遂自放江湖間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吐突承璀討鎭州惟戎境內不治道不逕留府卒犯令者縛置獄留守遣將略出之不與累遷浙東觀察使弛酒榷禁卒官年七十五贈左散騎常侍戎爲吏不倚約束絕名譽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傳廩賙濟內外親旣病以所有分遺之衆皆哭而去

薛謇河中臨晉人祖繪縣州刺史有治績封龍門侯父承矩仕至大理丞謇宏深莊重幹敏絕人由崇文生調主簿補河

清尉爲授御史大夫裏行充京兆水運使署通吏治而習邊事具舟楫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爲榜夫千餘人制如舟師每發粟沂河北上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必克期至一歲中省費萬計入爲殿中內史檢校戶部員外郎未幾出爲淮南軍司馬轉駕部郎中李吉甫鎮淮南器之奏擢泗州刺史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因俗爲治五州民咸悅元和十年卒年六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胡証字啓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渾瑊美其才奏寘幕下由殿中侍御史爲韶州刺史以母老辭爲太子舍人更爲襄陽于頔掌書記入爲戶部郎中詔兼御史中丞爲魏博田宏正副使入遷諫議大夫元和九年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爲帥以州民入謁里人榮之居四年

召任金吾大將軍又充京西京北巡邊使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和親使請儉受省費以絕私覿禮饗官之濫次漠南回鶻欲屈脇之且言使者必易服又欲主便道疾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訖不辱命還拜工部侍郎改京兆尹左散騎常侍寶歷初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固辭拜嶺南節度使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証膂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闖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取鐵燈檠摘枝葉捼合其跗橫膝上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以上蒲州府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修武尉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選人多訴宗晉卿

終日無慍顏久之進侍郎天寶二年坐張奭貶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充河北採訪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醻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河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選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召爲憲部兼左丞天寶末楊國忠忌其有望奏東道賊衝非大臣不可鎭遏授陝郡太守陝虢防禦使以老辭聽致仕車駕入蜀間道走金州肅宗召赴行在拜左相封韓國公食五百戶改侍中旣而罷爲太子太傅尋復拜侍中詔攝冢宰固讓曰稽祖宗故事無冢宰之文不聽後數日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乞閒日入政事堂代宗優之聽入閣不趨爲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

卿始吐蕃入以病臥家賊輿致脇之嚇不肯語賊不敢害上還拜太保罷政事永泰初卒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護喪謚曰懿獻改謚文貞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爲營生祠立石頌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而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嘗自爲父碑文有鵲巢碑上賊入上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大歷七年配享肅宗廟廷十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上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言粲等宜與外官贄奏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爲三朝所推安肯爲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爲之況老臣乎上然之而粲官終不顯潞安府

宋之悌汾州人學士令文子也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

使太原尹嘗流矢爲會犨陷驪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弟之遜爲遼州參軍

梁思字恭汾州平遙人思幼好儒術重交遊值朝廷用師奮身從戎累功加上柱國大歷十二年卒年八十七以上汾州府

張伾澤潞將也守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糧且盡救不至伾悉召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爲賞願以是女賣直爲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擊悅城下敗之伾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將軍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

趙景澤州人累官工部尚書有幹略致政歸田述世系以明宗廣建置以處族歷五代紛爭卒免其禍人服其先見以上澤州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世居銅鞮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邽主簿刺史姚班器之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爲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顯劾崔湜鄭愔罪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御史皆稱病不敢往覆驗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寃湜愔復當路出爲伊闕令湜等誅元宗知尚隱方嚴由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窮治御史王旭具得姦贓送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爲蒲州刺史浮屠懷照妖妄劾流播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剛亮論議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苛察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誦記略無遺坐小法左遷桂州都督上遣

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裒金以贈尙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邱爲御史大夫按司農卿陳思問贓累鉅萬思問流死改太子詹事不厭旬進戶部尙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諡曰貞尙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素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謫惟劾誣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沁州

茹義忠雁門人祖惠隋深澤縣丞父筒澤州永固府左果毅都尉義忠知書多藝開元中以戰功補涇州四門府別將武部試甲科累遷虢州金門府折衝忠武將軍樂道慕閒不思趨競卒年八十天寶中贈汾州刺史子三元顯易州遂城令

左果毅元晃左羽林大將軍元曜驃騎大將軍左羽林大將
知軍事上柱國雁門郡王
茹汝升代州人爲僕射嘗承命治代郡民獲安業後里人慕
其德立廟祀之以上代州
柳澤蒲州解人岐州刺史亨曾孫也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
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詣闕上疏極諫言太平公主與
胡僧慧範誤陛下又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
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
言事又上書極言宜懲孝和寵任之失睿宗善之拜監察御
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周慶立造奇
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
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

寶乃治國之巨蠹明主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元宗稱善擢遷太子右庶子為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以平樂府別駕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輪臺遣往援中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禽頡斤一人開元初寇復攻北庭守珪從儳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為刺史引與共榻坐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將願以子孫託稍遷建康軍使王君㚟

死詔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寇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角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寇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乃修復位署招流亡使復業瓜州升都督府卽詔守珪爲都督州地沙瘠常潴雪水溉田時渠堨爲寇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修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遷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使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每戰輒勝契丹奚大敗上喜詔告九廟契丹酋屈刺及突于懼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右衛騎曹王悔詣部計事屈刺無降意將殺悔契丹別帥李過折與突于爭權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刺及突于盡滅其黨以衆降守珪次紫蒙川大閱軍實賞將

二十三年入見命酺燕爲守珪飲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立碑紀功久之復討契丹餘黨於捺祿山虜獲不訾會裨將趙堪白眞陁羅等彊使平盧軍使烏知義度湟水邀奚矯詔脅之知義敗還事頗泄謁者牛仙童按實厚賂之仙童敗事連守珪以功貶括州刺史卒子獻誠安史之亂授僞署守汴州東都平以州降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左廂兵馬使更封鄧國公來朝禮賜尤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大歷三年以疾歸舉其弟獻恭自代以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辭位卒獻誠喜功名爲政寬裕有機略隨方制變而簡廉不逮於父

張獻恭守珪從子數有軍功以右羽林軍代獻誠爲劒南東川節度使大歷末破吐蕃於岷州久之拜東都留守累遷檢

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
詔書獻恭見上曰高所奏宜聽上不答復前曰高乃陛下良
臣當優異之遂不徙杞世稱其不撓子煦積閱亦至夏州節
度使元和八年振武軍逐節度使詔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
賜縑三萬爲軍資河東王鍔遣兵五千爲援煦入捕亂卒蘇
國珍等數百人誅之卒贈太子太保
張獻甫守珪從子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
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金吾將軍
檢校工部尚書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貞元四年領
邠甯節度使斷山溝塹還嚴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
洛原鎭屯兵詔可遣兵馬使魏茂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
畏不敢入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解縣人梁僕射惔六世孫僑
襄州早孤方十餘歲有巫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可緩死渾
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
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衞州司馬棄官隱武常山召拜
監察御史放曠不樂檢局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爲左補闕
大歷初江西魏少游表判官遷團練副使俄爲袁州刺史崔
祐甫輔政薦爲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爲尚書右丞
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以宰相召逃其子搒笞之搜索所在
渾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更今名貞元元年遷
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衒
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擒何賊之擬既而果爲李希烈縛三
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上嘗親擇吏宰畿邑政

有狀宰相皆賀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
輩以輔聖德臣嘗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代尹擇令
非所宜上然之玉工作帶誤毀一銙私市它玉足之論死渾
曰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渾瑊
與吐蕃會平涼上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渾跪白曰夷狄
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
如渾言上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
謝夜半邠甯飛奏吐蕃劫盟上卽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
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遣親厚
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
頭可斷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警辯
好談諧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

還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閽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柳子華解人公綽諸父也始辟嚴武劒南府累遷池州刺史代宗命葺華清宮以子華爲昭應令檢校金部郎中修宮使設棘圍於市徇邑中曰得華清宮瓦石材用投圍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營辦略足宰相元載奴主別墅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服預知其終自爲墓銘子公器公度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彊力嘗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位光祿少卿公器生遵遵生璨

晟河中解人六世祖敏後周太子太保父潭尚和政公主

官太僕卿晟年十二父喪以孝聞代宗養宮中使受學於吳大瓘并于通元卒十日輒上所學旣長拜檢校太常卿德宗初親信用事從至奉天自蕭說賊黨上壯其志得遣泚將郭常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奉詔謀泚泚捕繫之晟夜半坎垣毁械而亡斷髮爲浮屠間歸奉天上爲流涕乘輿還擢元王府長史吳通元得罪晟理其辜弟止之不聽凡三上書上意解通元得減死晟累遷將作少監封河東縣子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劉闢還復詔戍梓州軍謀變晟聞疾驅入勞士卒曰若知劉闢得罪而誅之奈何復欲使後人誅若等耶士皆免胄拜入爲將作監使回鶻奉册立可汗逆折之諸貴人愕然駭皆跪伏成禮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晉爵公卒年六十九詔從官臨弔贈太子少保晟儉

於辯下士樂施嘗貢獻不如詔憲宗以其貿置弗暴云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喜兵法資勇敢善騎射天寶中從哥舒翰討吐蕃拔石堡取黃河九曲洪濟等城授果毅別將從魯炅守鄧州與賊武令珣戰尤力加左清道率從李抱玉屯河陽又自將兵守澤州破賊銳將安曉拜羽林將軍與諸將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大歷中戍隴州數破吐蕃以功兼太常卿德宗初以邠隴兵五千馳救劍南收七盤城威武軍維茂等州吐蕃破走威名大振加太子賓客賜名馬預討涇州劉文喜還開府儀同三司封晉昌郡王邠隴兵馬使救徐州敗李納衆功最建中三年擢邠隴行營節度使守甯陵戰陳州斬李希烈衆三萬五千級擒其將翟崇暉進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改陳許節度賜封三百戶勤

身節用寬賦斂簡條教不三歲歸者繦保訓農治兵穀食豐
衍轉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司空
陽城字亢宗陝州夏縣人世爲官族貧好學貧不能得書求
爲集賢院吏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戸六年無所不通及進
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階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
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
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
其行來學者跡接閭里爭訟不詣官而詣城寡妹不城居其
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城與弟
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飢屛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
輟山東節度府聞城義遺五百縑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
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舉縑與之陝

貌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致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拜賜緋魚泌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稱病憊泌不敢彊及爲宰相又言之德宗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賫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上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處諫議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苛細而城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客日夜飲客欲諫止城揣知其情彊飲客客辭即自引滿不得已酬酢或醉仆席上城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輒喜舉授之居位八年人

不能窺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無罪大臣被殺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厲詔宰相抵城罪順宗時開救良久得免勅諭遣然上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上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狂直言事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坐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李僨王魯卿李讜等二百八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遺書褒勵之蕃等

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臠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貢侏儒城哀其生離無所進詔求之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貢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脫連染罪城輒掠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之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

護喪而歸舊志城傳書定州北平人北平乃漢魏後無終縣氏望猶之瑯琊王氏范陽盧氏也城故里以夏縣中條山爲寶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父鎮天寶末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吳　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王叔文韋執誼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俄貶邵州刺史又貶永州司馬自放山澤間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嘗貽書蕭俛許孟容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無用力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

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禹錫終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游經指授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而文思日益深如封建論永柳游山水記雖史記無以過故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立廟羅池愈復撰碑云以上解州

裴子餘絳州稷山人甯州刺史守眞子也事繼母孝中明經補鄠尉同舍李朝隱程行諶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番戶爲奴婢子餘

曰官戶以恩原爲番戶且今又子孫可抑爲賤乎履溫倚宗楚客子徐執對不撓遂詘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爲政愷裕人稱有恩入爲岐王府長史卒謚曰孝時程行諶謚貞中書令張說歎曰二謚可無愧矣子餘居官清家閨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裴耀卿字煥之子餘弟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祕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卽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耀卿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絕僦欺之弊及去人思之爲濟州刺史濟地廣而戶寡會東巡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爲東州知頓最上次宋州宴從官歡甚謂張說曰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卽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

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躬護作役未訖詔徙官懼功不成不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限成發詔去濟人為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卿曰僻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耀卿已還遷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上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廒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傍河鑿山以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上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乃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請以緡

錢納於上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爲和市貲遷侍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曰耀卿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默然慚居一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

裴佶字宏正綜子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詔城奉天歲鄧爲京兆政刻慾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佶請代役要如程時稱其義上幸梁佶奔見行在授補闕建議討李懷光上深器之擢杞起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貶逐黔中觀察使韋士文詔佶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李巽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半佶至以爲不可巽乃撤之時重

其有守改吏部侍郎爲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尚書諡曰貞佶清勁明銳所友皆第一流尤善鄭餘慶既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裴行立守貞裔孫亟然諾舉動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除河東令寬猛時當由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來乞兵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孥蠻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皆豁洞豪也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効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約曰異時復然爾且死後踰期笞殺之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叛討平之俄爲安南都護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裴光廷字連城聞喜縣公行儉子也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

武后召入宮爲御正光廷由是累遷太常丞坐武三思壻貶
郢州司馬開元中擢兵部郎中鴻臚少卿以職業稱元宗有
事岱宗中書令張說恐塞外乘間竊發召光廷謀守邊對曰
封禪所以告成功今將告成而懼戎狄非昭德也甚於名實
矣夫諸蕃突厥爲大近願修和好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
從行在必欣然應命諸蕃君長將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
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
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御史大夫遷黃門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宏文館學士撰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手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誦
規諷意光廷又引文學士直宏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
訖隋表請上修經光廷等作傳未就時有建言唐爲金德者

百官晉議光廷以符命表著不可改亟奏罷之二十年封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大臣不利使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爲知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初吏部不限資考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後士人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廷懲之因行循長名榜爲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及卒蕭嵩奏罷之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謚曰克平特賜謚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

裴稹光廷子以蔭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將立爲儲貳稹申生戾園禍以諫上改容謝之授給事中稹辭上善其讓止不拜俄授祠部員外郎卒

裴倩字容卿稹子起家太常主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

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轉饒州刺史入爲度支郎中卒謚曰節著文集十卷溢城集五卷

裴均字君齊倩子以明經爲諸曁尉數從使府辟硜硜以才顯張建封鎭濠壽表圑練判官建封扞李希烈以參贊勞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累遷膳部郎中擢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節度使劉闢叛先驅黔巫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卻加檢校吏部尚書元和三年爲尚書右僕射判度支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郇國公任將相凡十餘年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裴漼倉部郎中揆之子也侍父疾十餘年不肯仕揆之沒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崔湜鄭愔坐奸贓詔漼按訊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眞二

覲旱甚役不止滉上疏諫不報遷兵部侍郎以銓總勞特授
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士爲多拜御史大夫滉
善張說說數薦之而雅長於敷奏上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
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
裴遵慶字少良聞喜人幼強學該綜圖傳外晦內明不干當
世年既長始蔭爲與甯陵丞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役苛
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不軌論遵慶全救數十族頻擢吏部
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强敏視簿牒詳
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爲吏部侍郎蕭華屢薦之拜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初以遵慶忠厚大臣奉
詔宣慰僕固懷恩懷恩將入朝既而范志誠沮之遵慶脫身
走行在遷太子少傅罷爲集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

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爲榮大歷十年卒年九十餘遵慶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槀疏數而莫知所言嘗著王政記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寅向寅御史大夫寅子樞別有傳

裴向字素仁遵慶子以蔭得調建中初署同州判官李懷光使趙貴先築壘於同州刺史李紓奔奉天向領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散向獨詣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爲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選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陜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

裴寬聞喜人性通敏工騎射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人以鹿餉寬寬瘞之詵嗟異引爲按察判官妻以女尋舉拔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累進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選奏爲戶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由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上賦詩褒餞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北平軍使烏承恩數冒賄寬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悉歸之夷夏感附三載用安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會河北部將盛譽寬政上嗟賞睠倚加厚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搆寬請屬事貶睢陽太守復坐韋堅親貶安

陞別駕丏爲滓屠不許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爲政務清簡所涖人愛之世皆羨其得字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

裴諝字士明寬子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累遷京兆倉曹參軍號王巨表署襄鄧營田判官母喪居東都史思明故爲寬將及入洛迹獲之呼爲郎君賊殘宗室諝陰緩之全活數百人又嘗疏賊虛實於朝事泄壓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奏事代宗幸陝徒步扶考功南曹印赴行在上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沮御拜河東租庸鹽鐵使入計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忌之出爲虔州刺

史歷饒盧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將葬陵惑禁屠殺尙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請列奏上謂不畏彊禦善之或曰尙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乎詡笑曰非君所知尙父方貴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詡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獻獄官箴以諷坐事貶閬州司馬俄召爲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爲河南請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寛厚和易爲治不鞫人以贓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尙書

裴胄字允叔寛弟子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抱玉劾貶桐廬尉時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胄器之白

栖鈞取爲支使栖鈞爲御史大夫引胄殿中侍御史爲元載
所惡會栖鈞卒胄護喪歸洛人危之胄屹然不沮惴少游復
表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
爲載復讐會胄部人積胄雜俸爲贓炎遣員寓覆劾貶汀州
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江西觀察
使初李兼嘗罷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粟爲月進胄白罷之樊
澤徙襄州德宗雅記胄才遂拜荆南節度使待中使有節獻
餉直不數金宴勞止三爵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
成

裴肅聞喜人僑濟源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鍠誘山
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擒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
嘉美子儔字次之舉軍謀宏遠科第一仕至江西觀察使休

擢進士舉賢良方正第一別有傳俅字冠儀由進士及第第
一官諫議大夫
裴休字公美童時兄弟肄業家墅書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
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
後何以繼由進士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爲監察御
史更內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
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
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
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太和後歲漕江淮
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劉晏法盡廢休命在所令
長兼董漕褒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舊歲率顧緡二十八萬
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

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遷言收居茶以助閣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悉歸鹽鐵兼政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皦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遒媚有醖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眞儒者尤通浮屠法

裴垍字宏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元和初爲翰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吾憎不及知比日人物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即筆略疏三十人吉甫籍以薦於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吉甫罷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加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垍始承旨翰林小心愼默旣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吐突承璀承間欲有關說上憚垍誠使勿言在殿中常呼垍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垍曰以一中人罪藩臣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垍劾其懦以李鄘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吐突承璀欲撓垍權探上意自請往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垍固爭以爲從史內連承宗外請與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賞罰不一沮勸廢矣上卒用承璀謀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旣而從史部將王翊元奏事垍從容以語動之遂得其大將烏重允等要領乃爲上陳從史悍傲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與問之

勞上初變然徐乃許之垍請祕其計俄而重允纘從史獻於
朝垍奏承璀首謀無功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
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整
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
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潤故賦益苛
垍奏禁之一以省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
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
少息矣垍氣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不敢干以私謁官言得
失執政多忌惟垍奬厲使盡言垍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同
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繼爲
輔相號名臣自他遷任罔不精明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
朝無幸人焉五年暴風痺上遣問藥膳進退三月益痼乃罷

爲兵部尚書徙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太傅

裴濟字莊時聞喜人少穎秀重意氣來瑱鎮襄陽表爲參軍其後瑱自相位獲譴被誅門吏逃散濟與校書殷亮冒危保衞毀家以葬司徒李勉重其節辟爲行軍司馬官至河南少尹卒

裴復字茂紹諫議大夫虯子也十四上時雨詩代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虯請免曰願使卒學由徐州書記三遷至侍御史歷刑部郎改河南少尹恭儉守職不營田宅卒無遺貲以爲葬

裴寰聞喜人爲下邽令宣徽院五坊小使每秋按鷹犬於畿甸所至畏之如寇寰性方嚴嫉凶暴館舍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搆寰憲宗怒令捕寰下獄以大不敬論裴度入延英奏事

極言之且日實爲令長愛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色霽乃釋之

裴坦字知進聞喜人隋營州都督世節裔父乂福建觀察使坦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綯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能奪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齎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槪

裴贄字敬臣坦從子也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幸鳳翔爲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貶爲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薛平字坦途河中龍門人仁貴孫昭義節度嵩子也年十二爲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脅知留務僞許之已而讓崿夕以喪歸累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宰相杜黃裳擢爲汝州刺史治有風績討蔡由左龍武大將軍授鄭滑節度使數戰有功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裴宏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宏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道二十里以釃水旱還漑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尋復率鄭滑李師道平徙平盧軍節度使王庭湊圍牛元翼詔授棣州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衆潰歸薄州堞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銳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賊輜重賊狼顧遂敗降平引謀亂者二十人斬堂皇下脅從皆縱遣威震一

方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魏國公在鎮六年兵鎧完厲倉
均一寶曆初入朝民障路願留數日得出拜檢校司空河中
絳隰節度使復隸晉慈二州益兵三千進檢校司徒更封韓
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

薛從字順之平子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州
刺史覝文谷濾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徙濮州儲粟
二萬斛以備凶災賑卹使趙櫟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
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

譚忠絳人祖琮天寶末令內黃殉城忠豪健喜兵范陽節度
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伐
趙魏博節度田季安欲先捍之忠時使魏入語季安曰是引
天下之兵也不如悉甲壓境陰遺趙人書使遺魏一城魏得

持之奏捷則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用其謀忠歸燕燕謀欲激燕伐趙會濟合諸將議忠疾對曰天子必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燕濟怒擊之使人覘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使無伐趙濟召問何以知之忠曰此潞盧從史計以燕販忠也濟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遂居趙饒陽束鹿十四年趙人獻城冬誅濟忠因說濟弟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總泣且拜曰吾心定矣明年春總去范陽卒於趙忠護喪西數日亦卒忠官至御史大夫弟憲安次令以上潞州

右唐開元至寶歷八十二人

山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二